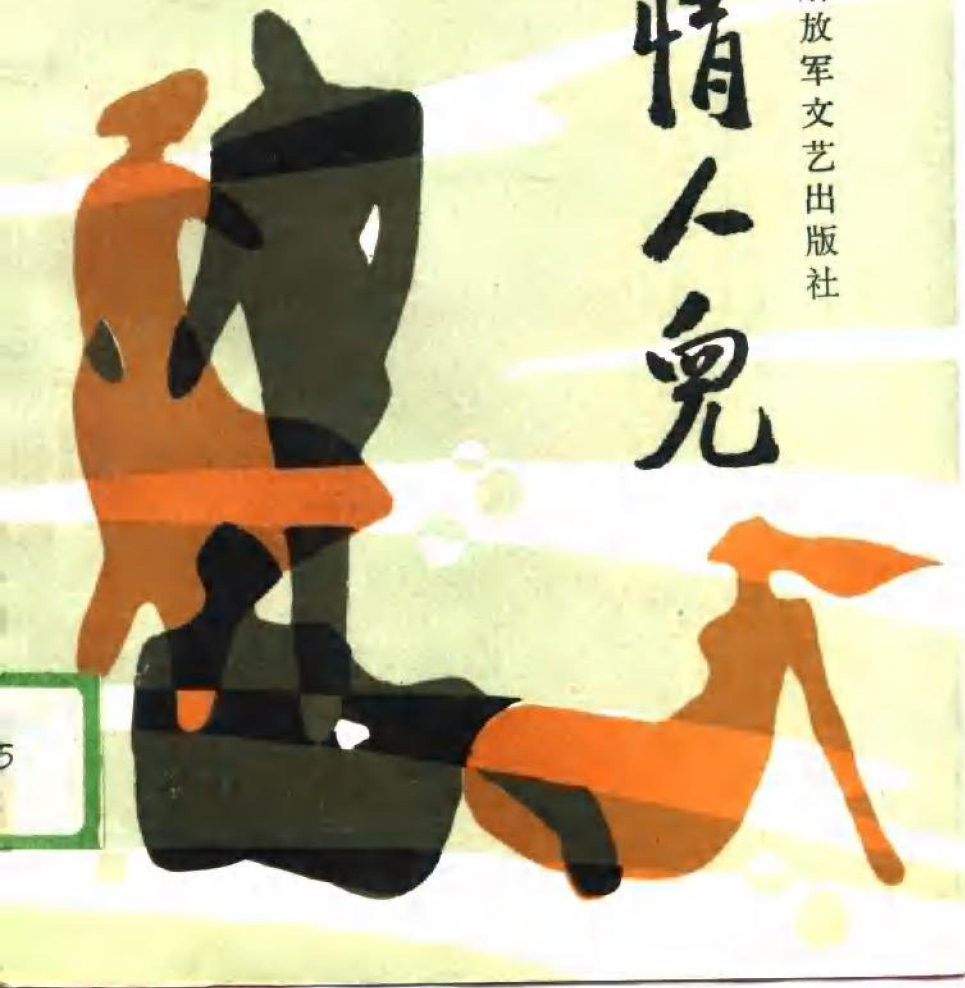


# 痴情人鬼

申文钟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痴情人鬼

## 痴情人儿

申文钟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什库茅屋胡同甲3号)

一二〇二工厂印刷·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总发行

\*

开本787×1092毫米 1/32·印张12·插页1·字数247,000

1989年5月第1版·1989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8,000

ISBN 7-5033-0084-1/1·73

定价: 4.40元 (膜)



文学带着爱降到人世间……你  
是勇士，爱神将赐予你幸福——爱  
自己所爱……

申文鐘

## 作者小传

申文钟,男,河南省焦作市人。1959年毕业于河北大学中文系,同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文艺理论研究生班,攻读了三年美学,研究了艺术的基本理论问题。1962年研究生毕业,在天津市文学研究所从事理论研究工作,发表了许多学术论文和评论文章。1970年从事文学编辑工作,曾任天津人民出版社编辑部副主任。现为百花文艺出版社副编审,中国作家协会天津分会会员。1980年以来发表了中篇小说《爱的旋律》、《山翠菊香》等多篇,散文《无名花》、《彩石路》、《滴泉》等数十篇,论文《按照“美的规律”创作》、《〈山鸣谷应〉的艺术特色》(获天津鲁迅文学奖)等十多篇,还出版了长篇小说《篱笆》、《绿色情人》,中篇小说集《白楼女士》等著作。

# 第一章

## 一

夜，吞噬去最后一缕金色晚霞，把繁华的九河市严严实实地笼罩在迷离多彩的星空下。

九河市是坐落在燕山和渤海湾之间的一座北方工业大城市。环绕城郊的永定河、北运河、南运河、子牙河、大清河、独流河等大大小小的九条河，源远流长，弯弯曲曲地汇入横贯九河市中心的珍珠河。传说这条珍珠河下边，有一眼活水泉，冬暖夏凉，清澈甘冽。因此，龙王爷爷把珍珠河定为金龙和银蛇在这里戏水作乐的天水池。后来，金龙喜新厌旧，抛弃了银蛇。银蛇气得肝胆俱裂，一命投河，寻了短见。从此，碧波荡漾、清澈甘冽的活水泉便枯竭无水了，珍珠河也翻黑浪卷污水，苦涩难饮，变成一潭死水。建国三十年来，九河市政府带领全市人民对珍珠河进行了多次改造和治理。现在，珍珠河水，虽然碧波荡漾，但苦涩得很，仍不能食用。加上城市工业发展很快，工业用水猛增，因此这座八百万人口的大城市，水荒日益严重，形势迫在眉睫。

珍珠河的西岸上，有一片绿茵茵的大草坪。草坪上红花绿草，杨柳依依，竹影婆娑，景色宜人。一排高大的白

杨树掩映着一幢白色小楼房。这里就是举世瞩目的将燕山脚下的燕屏湖水引向九河市的引燕工程总指挥部。楼上技术科的灯光还明晃晃地亮着。其他人都下班走了，只有工程师潘倩还留在这里。她站在阳台上，忧心忡忡，好象在想什么心事。尽管春天已经到来了，但是，九河市的傍晚仍然寒气逼人。她不由地打了个寒战，耸耸肩，把风衣扣一个一个紧紧扣上，又系了系腰带。然后，她好象在期待什么似地，又依扶在阳台的铁栏杆上，双目凝视着楼下的珍珠河。她仿佛没有意识到夜幕已经降临，只是怅然地望着河水……

珍珠河畔的路灯亮了，河东岸高层居民楼上的灯也亮了，一层一层地亮上去，然后又象千万颗流星似的从高层楼上划下来，沉入珍珠河的深底。万家灯火都亮了，犹如一阵旋风把横在天上闪闪烁烁隐隐约约的银河系抖落下来，撒在珍珠河里。顿时，千万条金龙和银蛇成双成对地在珍珠河上漂游舞动。一会儿把河水搅乱了，把灯光揉碎了；一会儿灯光又破镜重圆；一会儿金龙和银蛇又成双成对地舞动在水面上。珍珠河上瞬息万变的灯光蛇影，一起收入潘倩的眼帘。

望着珍珠河，她的心乱了，就象河水里的灯光蛇影，被夹着寒气的春风搅乱了，揉碎了……

“潘倩！”江湄不知什么时候走进来。

“嗯……江市长……”潘倩从遐想中把惆怅、忧虑、甚至还夹杂有一点恐惧在内的心境收回来，而且，竭力表现出一种镇静的情绪。她扭回头，看看江市长，不大自然地问道：“江市长，您回来了？”

“回来了。”江湄审视着潘倩，从对方那故作镇静的  
情绪中，看出是在想什么心事。于是，她的心也紧缩了起  
来，“103隧洞塌方的事儿，她知道了吗？不！不会的。可她  
为什么如此忧虑和惆怅呢？”江湄一边想，一边半开玩笑地  
说，“怎么，又在想田树根了？”

“人家着急死了，你还开玩笑。”潘倩不好意思地笑  
了，“我有两个来月没有和他通话了。”

“这有什么可着急的？”江湄诙谐地笑笑说，“人家也  
是工程师，不要以为人家离开你这个幕后参谋，就不能开  
山凿洞了。啊，格格格……”

“他实践经验比我多，不过，在理论上他还是服我  
的。”潘倩悠然自得，喜上眉梢。沉了一会儿，她有点不放  
心地接着说，“他们那个103隧洞，地质结构很复杂。春暖  
花开，冰雪溶化，隧洞里泥沙俱下。这是施工最艰难的季节，我真为他担心……”

“是啊，穿山虎也会碰到难啃的山头嘛！”江湄抽了一口烟，心里想：该给她下点毛毛雨了，也叫她思想上有个准备。她试探着说：“开山凿洞，危险是在所难免的。这跟打仗一样，一眨眼也许脑袋就开花了。”

“他有危险吗？”潘倩脱口问道，“这几天，我光做恶梦……”

“这也很难说，在石头缝里作业嘛！磕磕碰碰的，谁能不伤点皮肉……”

“江市长，您告诉我。他是不是出了意外……”潘倩很聪明，她从江湄的话里似乎预感到了什么，“今天，我给引燕工地打电话，他们说老田在隧洞里。几天来，他们

在电话里回答我的口径是一致的，都说他在隧洞里……江市长，您说他会不会……”

“我的工程师呀！你怎么聪明一时，糊涂一世哪！他的绰号就叫穿山虎，他不在隧洞里，能在哪里？啊！格格格……”江湄非常乐观地笑了。

潘倩也怯生生地笑了。她觉得江湄讲得有一定道理。她在心里问自己：“我真是有点糊涂了还是想他 想得太深了？……”

## 二

江湄刚要下楼，看见铁道兵指挥部供应科科长徐竹青急匆匆地踩着楼梯上来。

“同志，市长在楼上吗？”

江湄见她匆忙而来，认为她准有急事，便故意问道：“你找她有事吗？”

“现在已经是深夜十二点，没有事找她，我发疯呀！”徐竹青说完，又不满地补充一句，“我又不是夜游神，和她搞同性恋！”

“同性恋？格格格……”江湄风趣地笑了，“一男一女也是搞同性恋？哈哈……”

“你们市长不是女的吗？”徐竹青诧异了。

“你说清楚点，到底是找男市长，还是找女市长？”江湄笑了，故意逗趣说。

“我可没有时间给你磨嘴皮开玩笑。”徐竹青郑重起来，“我不管是男是女，就找那位主管引燕工程的市长。”

“有事，就请说吧！”江湄不紧不慢地说，“我保证如实传达。”

“不行，我要当面讲。”她说完，就要去敲指挥部的门。

“喂！同志——”

“闲话少说，我没有工夫！”

“这么晚了，你……”

“晚？”徐竹青打断江湄的话，“引燕工程可不分早晚，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在干。可回到市里，就象到了世外桃源，好象把地球砸个大窟窿，对有些人来说也是无动于衷。”

“你能讲得具体一些吗？”

“还用讲吗？保证引燕工程的物资供应，这是在引燕工程联席工作会议上决定的。现在如何呢？在引燕工地上，市总指挥部供应科科长张文清，两天没露面……”

“他干什么去了？”

“我又不是市长，管得了他呀？工地上都叫他浪荡公子。这就是你们市里派到引燕工地的优秀干部。”徐竹青叹息一声说，“我是不得已才回市里来的。可是，我拿着介绍信整整跑了一天，先到市工业厅盖了章，签了字，又到冶金局。可是，到了冶金局，碰巧局长在开会，凡人不见，我一等就是半天。好不容易等到局长大人出来了，他哼哼哈哈，一会儿说数目字太大，一会儿说他不敢做主，一会儿又说，下午局长碰头研究后再定。我只好下午再登高门。我们要一百吨钢材，在市里踢了半天皮球，转了大半个九河市，介绍信上的图章都盖满了。可是，到了轧钢厂，我跑得浑身冒汗，心里却凉了半截……”

“为什么？”江湄仿佛也在为徐竹青着急了。

“别说一百吨了，连十吨也没有。你说我能不着急吗？这是逼得我走投无路了，所以才来找你们市长……”

江湄推开技术科的门，指指沙发，向徐竹青让坐。

“同志！你快给我找市长去！工地上火烧眉毛了！你了解情况，找我们师长去，我可没有时间！”

江湄没有理会她。她悠然地从烟盒里抽出一支烟，打火机刚刚打着火苗，徐竹青便突然把她嘴上的烟拔走，用手指头“砰砰砰”地敲着茶几说：

“都象你们这样磨磨蹭蹭地干工作，别说两年完成引燕工程了，二十年也完不成……”

“小潘！小潘！”江湄笑眯眯地看看站在阳台上的潘倩。喊了第二声，潘倩才听见。她走进办公室，站在江湄的沙发前，不解地问道：

“有事吗？”

“请给客人沏杯茶，先暖暖她那凉了半截的心。”江湄说完，又把手伸向客人，“把你的介绍信拿出来，我看看。”

“怎么？你还不相信。”徐竹青不大高兴地从提包里拿出介绍信，递给了江湄。

江湄看看介绍信，又看看眼前的客人。她中等个儿，一身绿军装平整笔挺，很有军人风度。她细眉大眼薄嘴唇，说起话来干脆利索，就象铜铃叮咛响。一双平跟黑皮鞋粘满了泥巴。从眼角的鱼尾纹可以看出，她大约有三十六七岁。她的脸庞微黑，这是引燕工地的风沙为她着上的一层健康美的色彩。江湄心想，看样子是个精明能干的

女同志。当她把目光收回来，双眸盯着介绍信上的十几个图章时，心里倏地难过起来，好象有一团火呼地冲向天灵盖。她赶快把嘴闭得紧紧的，仿佛要把这团火压回去。在客人面前，她平心静气地笑笑，十分幽默地指着介绍信说：

“你看，图章都盖满了，连市长签字的地方都没有了，这……”

“这你就别管了，我找市长……”徐竹青的话还没有说完，就见对方把介绍信撕得粉碎，扔进沙发旁边的纸篓里，不禁心里一惊。

“竹青同志！”

“你……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我听说你们铁道兵供应科有个女科长，精明能干，嘴也锋利得跟刀子一样，”江湄意味深长地笑笑说，“怎么，我没有认错人吧？”

徐竹青不好意思地笑着低下了头，说：“精明能干倒谈不上，不过，我承认嘴厉害，而且，逮住理了不饶人。”

“我们地方上，就缺少你这样的干部，缺乏解放军那种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江湄抽了一口烟，很气愤也很激动地说，“现在办一件事可难了，扯了半天皮也不解决问题。你看，修一个公共厕所，本来是很简单的，还要这里审那里批。一个报告转了一大圈儿，盖了七八个图章，还不能解决问题，最后还要派出所点头定点，才能修建一个公共厕所。有这个盖公章的时间，多少个公共厕所也修建好了。时间全浪费掉了。办一个个体商贩的网点也是这样，市政府都同意了，街道居委会不同意，这个网点就建立不

起来，你看看领导关系都颠倒了。后来，我才知道，街道居委会也想从建立网点中捞点油水。还有，盖一幢楼房也是这里卡，那里卡，卡到最后，建房单位的房子所剩无几……所以，不整党，不改变党风，不对政治体制进行改革，想把我们的事业向前推进一步，难啊！”

“不过，我学会一条，要办成一件事，就得有点软磨硬泡的精神。”徐竹青在短时间内，觉察出对方是个好客健谈的热情人，便直言不讳地袒露了自己对付地方干部的一套办法。

“所以，今天也找市长来软磨硬泡了？格格格……”江湄诙谐地笑了。

“不！我对你们市长早有耳闻，她是大刀阔斧干‘四化’的。”

“你怎么知道？”

“我们师长讲的。”徐竹青回答说，“师长说，一般情况下不去找她，因为她太忙。今天，我的问题确实解决不成了，才来找她的。”

“找到市长这里来了，还能解决不了？”江湄笑笑说。

“可我的介绍信……”徐竹青不知所措了。

“别着急，问题是要解决的。”江湄说着站起来，向电话机走去。

潘倩从里间屋把沏好的茶端出来，递给了徐竹青。然后坐在沙发旁的一把椅子上，和徐竹青闲谈起来。她很想打听打听103隧洞的一些情况，话到了嘴边又咽了回去。她看出客人有急事，所以只寒暄了几句。

徐竹青看看眼前这位女工程师，文静娴雅，聪慧干

练，眉宇间流溢着文人的风采，瘦小的身姿裹在紫红色的风雨衣里，更显得风度翩翩。她从潘倩形象的某些特征中，猜想此人一定是田树根的夫人。她很想验证一下自己的猜想，但因为心里有事，也只是和对方寒暄了几句，便支着耳朵，静静地听着电话的声音：

“喂！我找冶金局办公室……啊！办公室无人接电话？你给我接传达室……传达室吗？”

“你找谁？”电话机里传出了对方的声音。

“我找你们局长。”

“半夜三更的，局长不在！”对方显然不满。

“他家住在什么地方？”

“这俺可知道了。”

“不知道，就找一找，查一查嘛！”

“喂！你这个夜游神，是哪儿呀？”对方烦了。

“我是市政府。”

“市政府？你别吓唬人。告诉你，就是中央政府，俺也无法查。”

“不查，我就开除你！……”

“你好大的胆，敢报尊姓大名吗？”

“我是市长！”江湄提高了声音。

“江市长？……这这……您咋不早说是您呀！”

“不是我，你就不应该查一查吗？”

“应该！应该！”

“你把你们局长家的地址查一查给我，今天我要去揭他的被窝！”

江湄撂下电话，感慨地大发议论：“你们看看，一个传

达室的工作人员，他掌握着一部电话机，就有权向你讨价还价！”

“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嘛！”潘倩插了一句。

“原来，您就是市长。”徐竹青看着江湄走过来，赶快站起来眉开眼笑地毕恭毕敬地向她行了个军礼，然后又颇有风趣地说，“我们师长说，叫我先打外围战，外围战打完还办不成事，再叫我打入心脏，所以……”

“所以，打入心脏大闹起天宫来了？格格格……”江湄爽快地笑了，“从你身上我看到了铁道兵的拼搏精神，不怕引燕工程不能如期竣工……”

“不！并不顺利。”徐竹青心里一沉，忧心忡忡地说，“103隧洞一天塌方二十多次，平均一小时一次。这一点在铁道兵历史上是没有过的。”

“真的？”潘倩猛地一惊，惶恐不安地问：“田树根怎么样了？我几次打电话，都说他在隧洞里……”

徐竹青知道田树根的爱人在总指挥部，是谁，她不知道；不过，从潘倩刚才的激动情绪中，她验证了刚才的猜测是准确的。她灵机一动，立刻表现出一种平静的情绪，轻描淡写地说：

“塌方虽多，但是，你放心。燕山是压不倒我们的穿山虎的。”

“不过，山神爷是不管他虎不虎的。”江湄想得并不那么轻松，她在潘倩面前，故意加重语气说，“山神爷要是发起怒来，地摇山动，连地球都敢砸个大窟窿！”

潘倩的心情，更加沉重了。

### 三

江湄和徐竹青各自去休息了。但是，潘倩仍放心不下。她又给引燕工地103隧洞指挥所要了电话。她手握电话耳机，在焦急地等待着总机电话员的回话。半天也未接通电话。她有气无力地撂下电话耳机，烦恼地坐在沙发上。她用胳膊肘支撑着下巴，心事重重地回想起往事……

夜，静谧而又深沉的夜。月光铺洒在珍珠河畔的花园里，夜色显得格外柔美、和顺、温馨而富有诗意。开完引燕工程的联席会后，潘倩和田树根踏着月光，静静地漫步在林荫道上。他们明天就要分手了，很想找个石椅坐下来多谈谈。可是，他们是迟到的游客，横卧在花树绿影下的石椅，早被那些谈情说爱的青年男女占据了。他们只好边走边说。

“倩，我来去匆匆，还没有和你说上几句话，明天又要分手了。”

潘倩没有说话，只是含情脉脉地低着头，伴随在田树根的身旁，默默地走着。田树根觉察出她的心情有点沉重，谈话的气氛也死气沉沉的。他用手拉拉她的胳膊，颇有情趣地逗着她说：

“夫人还有什么指示？今天不面授机宜，明天就该鸿雁传书了。”

“什么面授机宜，鸿雁传书的，我才不理你呢！”潘倩多情地抿着嘴笑了，“你这个穿山虎，在铁道兵都是有名的，还用得着我？……”

“哎！话可不能这么说，我这个穿山虎，要不是夫人在背后参谋，我连纸都穿不透。”

潘倩扑哧一声笑了。

“真的，”田树根认真地说，“修筑成昆铁路时，谁都知道，你是开山凿洞的理论家，我是方案施工的实践家。人家都知道你是我的内高参。说真的，如果合二为一，我们变成一个人，以一当十还有富裕哩……”

“你净瞎吹牛。”

“我们师长都这么说。”

“他？……”潘倩的心惊了一下，她想：“他还记得过去的事吗？……过去的事总算过去了，我也能够原谅他，留在心底的伤痛，也许会被流逝的岁月洗去。可是，它象风湿病一样，遇到刮风下雨的天气，有时还会反应出来。不过，既然事情已经过去，我不希望再有这样的风雨天气出现……”

潘倩在田树根的身旁默默地走着。眼下她想得更多的是田树根面临着巍巍燕山岭，怕他啃不掉这块硬骨头。她不由得为他担起心来。他这个穿山虎是穿透了不少山洞，可是，地质结构复杂的燕山，他能穿过去吗？经过勘探，她心里很清楚，103隧洞的地质结构最复杂，施工难度也最大。那么，在引燕工程联席会议上，她为什么也支持田树根啃这块硬骨头呢？她想想，连自己也解释不清楚。不错，他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同时也是一个新提升的工程师，但是，他的理论知识不厚实呀！有勇，还得懂智；有实干精神，还得讲一点科学呀！这一点对田树根来说，还是前者有余，后者不足。尽管她已经千嘱咐万叮咛过了，